

2007 年 2 月 19 日
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

我从 1973 年开始，就在多伦多这里过召会生活，我也宝贝在主恢复里的这些年日。然而，非常痛心的是，在过去的一年半里（早在隔离朱韬枢，以及弟兄们来此向我们传输祷告和牧养的负担之前），一些带头的弟兄们，即已开始对多伦多本地的圣徒、其他的地方召会、和全地尽职的弟兄们，显出一种不同的态度。

我从来没有看过，需要用“为何提前召开常务会议？”一文中，那种苦毒、敌视的态度，来宣布召会的常务会议。而 77 位本地的圣徒，只为着向长老们表达对召会方向的关心，就被该篇文章所定罪，也难以令人置信。某些长老们为着自居权柄，而不择手段的行为，令人羞耻。

一些长老们要求，“外来人士”必须先获得许可，才能与召会里的人，即使是他们的亲人交谈。基督的身体甚么时候开始有“外来人士”？长老们甚么时候开始有这么大的权柄？多年来，除了朱韬枢和他身边的人之外，多伦多召会没有邀请过其他同工来尽职。现在，当一些同工受邻近召会带领弟兄们的邀请，来此对圣徒们的祷告和牧养进行成全时，有些多伦多长老竟然以恐吓这些参加训练课程的圣徒，作为其反应。

这些长老们声称，为了避免召会受到外界的“遥控”，这个命令是必须的。然而除了这些长老们外，是谁在控制多伦多的召会？是谁在企图控制召会成员的认定权？是谁要求别人听从他们的指令？是谁在一会所架设摄影机，监视聚会中的说话？是谁检查家聚会的车牌号码，擅自闯入家聚会之中？

一位长老告诉一位来访的客人，David Wang 和 Ron MacVicar 已经不在真正的长老职分里。是谁用计除去了 Ron 的董事会秘书一职？是谁正设法除去 David 的董事身分？或者更直接了当的说——在圣经和倪弟兄、李弟兄的信息里，哪里可以找到称义这些“以巩固其他长老控制权为目的”之举的根据呢？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总是受教导，权柄是复活生命的显出。召会中的权柄不是长老自取的，顺服也不是要求而得的。

控制召会的人说，他们必须修改组织章程，因为这些规章已有十四年之久。这是不实的。组织章程才在 2002 年修订过。这些弟兄们为了达到目的，似乎不惜牺牲所有圣经的原则。在他们新订的会员条件里，以参与召会的服事和财物的奉献，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召会的一员。暗中的服事和隐密的给，到哪里去了呢？许多圣徒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年长的圣徒，能服事的实在有限。难道我们在祷告和牧养上的服事不算数么？那些想要匿名奉献

的人，必须在奉献上，接受召会的监督，才能被视为召会的一员。这么做对么？

我信多伦多召会网站上的话是真的：“召会正在遭受攻击”。不过不是遭受水流职事站的攻击。那个职事的工作蒙主祝福，在过去的九年里，结实累累。

这攻击也不是来自同工们。不！这攻击乃是出自仇敌，仇敌盼望在圣徒中间种下不和。同工们乃是在基督里当受尊敬的弟兄们，他们以自己的性命服事主。

控制召会的长老们说，同工和们和其他的人，正在铲除异己。他们说，一旦同工们得势，多伦多召会里许多人，连同他们的家人，就会被“扫地出门”。这话是谁说的？他们能不能指出，有哪一处召会因着接受朱韬枢的职事，而被拒绝交通？他们能不能指出，除了那些攻击同工们和其他召会，并在主恢复里制造分裂的人之外，有哪一个弟兄或姊妹被隔离？即便是那些被隔离的人，也没有被革除。

按照召会现有的组织章程，董事或长老无权将会众的家赶出召会。然而新订的章程却赋予他们这项权利。请务必留意！

很遗憾的，真正要铲除异己的人，乃是多伦多那些控制召会的长老们。他们以与他们合一，作为召会的立场。这么作是否合乎真理呢？新的组织章程一旦通过，任何人只要有不同的感觉，或是想要接受全地众召会所享受的职事，就会面临惩治。我们岂不成为某一个工人，或是某一群工人的召会么？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处地方召会有这样的规定。新的组织章程甚至让这些长老们有权利选择使徒。除了朱韬枢之外，这些控制召会的长老们，还会承认谁作我们的使徒呢？“全是你们的”到哪去了呢？

长老应当服事圣徒。他们不应该保护自己或自己的权柄。他们不该排挤或铲除其他同作长老的人。过去的一年半里，一些多伦多的长老们一再滥用自己的职权。他们已经证明自己不是忠信的管家，对所交付给他们的权柄并不忠信。我们若是让他们寻求权力得逞，我们将失去所有的可信度。

亲爱的圣徒们，我爱主的恢复，我爱基督的身体，我也爱在大多伦多的召会。我不是轻率的写这封信。若是我们让这些控制召会的长老，得到他们所要的权柄，此地召会的前途，实在堪忧。

在基督里

Soan-Lin Liu